

卫斯理



科学幻想小说系列

祸根 洪荒



自 序

(一)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故事，是对一连串在苗疆发生的事一个小结，在“祸根”之后的一个故事，已定名为“阴魂不散”，发生在“阴魂不散”中的事，很自然地，和发生在若干年之前，直到最近才整理出来的，有关阴间的谜团，衔接在一起。

和阴间谜团有关的记述，已有的有：“从阴间来”，“到阴间去”，“阴差阳错”三个，很快会见到的就是“阴魂不散”。那些故事，有的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在“阴魂不散”之后，故事的发展，由谜团而到神秘的阴间之谜逐步揭露，已自然溶而为一，再以后的发展，自然也不必一分为二，就都用第一人称，大家都熟悉的“我”了。

居然预言了“以后”的事，大约是喝醉了——不然，怎么会不可测的“以后”下结论呢？

(二)

一连串的苗疆为背景的故事，到了这一个，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该出来的人都出来了。

写这个故事，有两个很深刻的体会，一个是：根据一些现象所作出的判断，有时离事实很接近，但也有些可以完全不是那么

一回事。

“眼见为准”，并不可靠——有太多的事，是眼见了，也作不得准的。

另一个是：无形无迹的权力，确实是受害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人都不听他的，或是大多数人不听他的，他的权力自何而来？若说权力来自奴性，也很合事实。

都愿意听他，他自然就大权在握，可以翻江倒海了！

受权力所害的人，竟是自己害自己！很滑稽，是吗？

卫斯理 一九九六年

三藩市 修订版

目 录

祸根

铁天音的目的	1
施异术召来了金甲神	12
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	23
欢乐的小岛	34
又临苗疆	45
撕心裂肺的惨叫	56
前有凶徒后有跟踪	67
痛苦深渊中练成了绝世本领	78
神仙留下来的好玩东西	89
从鬼门关拉回来	100
遇仙	111
“缺席裁判”的危险性	122
逼出来的疯病	133
妈妈的妈妈	144

洪荒

一个妙人	157
母命难违	170
烈焰冲天	183
闯入者	195
两人合力	208
关键人物	220
心中女神	232
金脑袋	244
三大生命	257
水的信息	269

一、铁天音的目的

常言道：树有根，河有源。就算大的诗人李白诗兴大发，写下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句，黄河之源，也还在天上。

不单是树、河。天地间万种事物，亿种现象，都有根源。祸事是天地间的现象之一，自然有祸根。

切断树根，树不再活；堵住河源，河不再流。那么，铲除祸根，是不是可以祸事不生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能找到祸根，只要能找到祸根之后，有办法把它铲除。

理论上确然如此，只可惜有太多理论上可以成立的事，无法实行，或者说人类的力量做不到。

像地震，这种灾祸的原因，谁都知道是由于地球板块乱七八糟互相倾轧的结果，可是有什么力量可以把这些板块排列整齐呢？

而且，要找祸根，也有困难。谁都知道“潘多拉的盒子”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叫潘多拉的女人，不听告诫，打开一只盒子，人类的一切灾祸，全从盒中飞出来，为祸人世，只留下了“希望”在盒底，使人间变成了没有希望的世界，悲惨之至。

这件事，闯祸的是潘多拉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天神宙斯制造出来的。天神宙斯为什么要造了这样一个闯祸的蠢女人呢？是因为普罗米修斯为了

造福人类，把火从天上偷到了地上，使人懂得用火，宙斯因此大怒，所以制造了潘多拉，送给普罗米修斯，想害他——宙斯的方法很好，再没有比送一个又蠢又坏的女人给一个男人更好的惩罚方法了。

又经过了一些曲折，潘多拉打开了那只盒子。那么，祸根是不是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呢？

本来是造福，变成了大灾祸。

李耳先生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大有道理。

若不是普罗米修斯的行为，人类至多没有火用，不会像如今那么悲惨。没有火用，关系不是太大，是不是？

普罗米修斯是不是反而害了人类呢？

别以为这样剖解神话传说没有意义，事实上，神话世界中的一切行为，和人世间并无二致，很是相同。

好了，还是说故事吧。

照例，上一个故事会留一些未竟之事下来，要在新故事的开始补叙——这样的衔接方式，也记不清是在哪两个故事之间开始的了。

我在铁旦那里，知道了他和十二天官之间的纠葛，那可能是近代史上最大的秘密，而且，直到今天，这秘密还在起作用，并不因为时间的逝去而消失，所以也就更加惊心动魄，震撼人心。

铁旦默然片刻，忽然又现出很是惊骇的神情：“那……老十二天官，真的在……苗峒之中……死了？”

我听他问得郑重，也不禁呆了一呆，那时我的思绪，十分紊乱，许多古怪的念头，纷至沓来。我也隐约知道铁旦这一问的意思。

所以，我也很是认真地想了一想，才道：“我没有见过老十二天官，只是在现在的十二天官口中，知道他们死了。而现在的十

二天官，就算其中的龙天官，可能有着非凡的来历，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和以往的所有十二天官不同，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他们都……”

我说到这里，略顿了一顿。

本来，我想说“他们都心地良善，质朴，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和普通的苗人一样”，可是，我并没有把这几句话说出来。

因为我想到，我对十二天官的了解不深，他们的真面目真性情如何，我并无资格下结论。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不知道。

铁旦看出了我心中的犹豫，他叹了一口气：“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他说了一句，就喝了一大口酒，我也喝了一口，同时，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请他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

铁旦再喝了一大口酒，这才道：“领袖——到了晚年，行为怪异之极，像是有什么鬼魅，钻进了他脑袋一样，颠倒逆行，可怕到了极点，别的不说，单是诛杀功臣，大开杀戒这一点……唉，竟无半分昔年曾同甘共苦，一起打天下的香火之精……和领袖的为人，太不相同了，会不会……会不会……”

他连说了几下“会不会”，难以为继。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会不会是那个龙天官终于成功了，冒充了领袖，所以才会有这种可怕的情形出现？”

我略想了一想，就立刻摇头：“你别替你的领袖涂脂抹粉了，若论帝王的权术，他在前三名之内，大杀功臣，是每一个开国皇帝的拿手好戏。”

铁旦喃喃地道：“总会有点特别的原因吧？”

他在这样说的时侯，目光殷切，望定了我，显然心中很想有答案。

我长叹一声：“你也真糊涂了，当时的形势，你身在其中，难

道竟忘了？”

铁旦紧抿着嘴，他是明白人，我只说了这一句话，他就明白了大半。

当时的形势是，领袖一意孤行，弄得天下苍生，苦不堪言，他的手下，对他不满的情绪高涨，连铁大将军，也在不满的行列之中。

而这时候，领袖又已确实知道，自己有一个儿子，相貌堂堂，出色能干，虽然和他自己不能相比，但是若接他的位，成为“二世”，却绰绰有余。

自然，能不能把权位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仍在权位之上。

要是权力在自己手中失去了，那么，自身难保，还说什么传给下一代。

所以，领袖即使本来有把权力拱手让出的胸襟，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迫得他仍然非掌握权力不可。

而且，他也明白，若是要令“幼主”顺利“登基”，就必须有一个过程，一个稳定而迅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又必须排除许多的障碍。

我分析到这里，铁旦就完全明白了，他不由自主，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而我们这一千出死入生打天下的老部下，就成了障碍了。”

我摊了摊手：“历史在不断重演，建立一个事业，必然有不少人拥有功勋，而有功的人，总会挟功自重，影响到领袖的为所欲为——尤其是当领袖存了私心，想要做一些不能公开的事时，就会怕功臣的反对。那么，先发制人，大杀功臣也是必然的事，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不断有这种事发生的原因。”

铁旦长叹一声，缓缓摇头：“可是我敢肯定，领袖在临终之前，也知道他那一着棋错了，而另外有了安排，所以才会有如今这样

的局面。”

我苦笑：“他人老家走错了一着棋，可害得天下苍生，家破人亡了。”

铁旦闭上了眼睛：“高高在上的人，是不理会那些的，普天下那么多人，哪有什么爱民若赤的帝王。”

连铁旦这样，曾享有如此权位的人，也有这样的感叹，可知在那些“伟人”的心目之中，老百姓的性命，当真是蚂蚁不如。

我们一面感慨，一面喝酒，说着，各自又沉默了片刻，这才互望了一眼，两个人心中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铁天音对十二天官的那一切，如果有兴趣，他的目的何在？

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出来，我先开口：“天音这孩子会到什么地方去，你有概念没有？”

铁旦抬头望天：“照说，他应该到我这里来。但是他自小很有主意，我也揣摩不透他的心意。”

他说了之后，皱着眉，一字一顿地问：“那个……大秘密，现在……其实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是不是？”

我道：“虽然知道的人极少，但是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身分是不是公开，都不是问题，我想，就算公开了，只怕也没有什么人相信。”

铁旦神情茫然：“原来什么人是什么人的儿子，真的那么重要。”

什么人是什么人的儿子，自然重要之至，这只怕是人类的天性，自己拥有什么，总是想把自己拥有的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自古以来，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脱出这种“传统”。

我漫声应着：“也有上一代的安排，下一代并不接受的——大多数有志气的下一代，都会拒绝上一代的安排，而谋求自己的发展。”

铁旦长叹：“那么至高无上的权位，谁说能不贪恋，我说他不

是人。”

铁旦的话，说来十分决绝，但深想一会，也是实情。这时，我心中一动，想到了铁天音会不会掌握了这个秘密之后，进京去谋求权位去了？

以铁天音是铁大将军的儿子这个出身，再加上他掌握了这个大秘密，只要进行一番活动，要登上权位的高峰，也就不是难事。

我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并没有说了来——当然，神情不免有点古怪。

铁旦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心意，他道：“不会的，天音眼看着我从权位的高峰上跌下来，那对他印象深刻之极。他曾对我说过，说我们这些人真笨，捧了一个领袖出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领袖的掌握之中，他决不会参与半分权位的争逐。”

我有点不好意思，只是道：“我只是忽然想到。”

我这句话才一出口，就有人自屋中走出来，接上了我的话：“忽然想到了什么？”

自屋中走出来的是铁天音，他神色自若，脚步矫捷，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吸了一口气：“忽然想到，我什么也想不到。”

我在这样说的时侯，盯着他看。铁天音仍然若无其事，先轻轻地拥了他父亲一下：“爸，喝多了。”

铁天音在进行这些动作的时候，目光却望向我，我也望着他，两个人都不说什么。

铁旦伸手，在铁天音的头上摸了一下：“天音，我一直教你做人应该怎么样？”

铁天音立即回答：“要光明磊落，不管沦落到什么地步，做人、行事，都要明刀明枪。”

铁旦的样子看来疲倦之极，他分明想教训几句，可是也不知如何开口才好，过了好一会，他才道：“你……你记得……就好。”

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他也断了两次，才能说完全。

铁天音应了一声：“我记得。”

他说着，向我走来，声清气朗：“卫叔，我在看那些天官门的记录时，做了手脚。”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不然，也不会来找你父亲。”

铁天音吸了一口气——我相信他早知道我来了，见了我之后，该怎么做，该说些什么，自然也是早想好了的，他是一个很精细的人。

他道：“本来，我准备等事情过去了之后，再向你们坦白的，想不到我自己以为天衣无缝的事，却叫你们一下子就识穿了。”

他的话暗中在讨好我，我自然听得出来，但也自然不会为了他这样的话而飘飘然，所以仍然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铁旦握住了儿子的手，喃喃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铁天音回了一句：“以为总可以瞒得一时。”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表示废话少说，提高了声音：“现在事情，算是过去了没有呢？”

他刚才说他准备“事情过去了之后”，向我们坦白，所以我要追问他。

铁天音皱着眉：“我也不能肯定——”

我双眉一扬，目光转为凌厉，他倒也乖觉，不等我发话，就道：“当然，我说，坦白说。”

我没有进一步的表示——整件事，我在铁旦那里，已经知道了许多。

可是，我知道的，只是事情发生和铁旦有关系的一面，另外一面，有关十二天官的阴谋诡计，他们发现龙天官的经过等等，我都不知道。而我肯定，这一切，在记录中都有。

铁天音果然不说废话，他道：“当我看到那些记录时，心中的惊骇，真是难以形容，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听爸在酒后，

一直在嚷着“十二天官”，醒了问他，却遭了一顿骂，这才心中存了疑的，却再也想不到，竟然有那么惊动魂魄的事情在。”

我耐着性子等铁天音把这段话说完，才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道：“你把那些撕走的记录拿出来让我们看，比你来叙述好得多。”

铁天音的回答却是：“我拿不出，因为那些记录，已给我销毁了。”

连他的父亲，也大感意外，叫了他一声。

可是铁天音却很镇定：“我甚至是一面看一面销毁的，看一页，烧一页——那些东西，实在不能让它存在于世。多留一秒钟，也可能带来祸害——”

听得他还在强词夺理，我不禁更是恼怒，重重地闷哼了一声。

铁天音向我望来：“卫叔，我说的祸害：大，可以大到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关；小，至少也和我们父子两人的生命安危有关。你是少数幸运的中国人，没有和那种疯狂有过关系，而我，甚至于我父亲，却全是劫后余生的惊弓之鸟。”

他的这番话，说得很真挚，我也看到，铁旦垂着头，身子在微微发抖，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突然如此下场，可知那场疯狂是如何可怕。

我叹了一口气：“那你也不必销毁它们。”

铁天音道：“当时，我只想到，要是我们的命运，再受那些过去了的，如此丑恶的历史所影响，那实在太不公平了，所以，一秒钟也不耽搁。”

我瞪着他：“可是秘密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进入了你的脑部。”

铁天音高举双手，作投降状：“我一定会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以后，只有我们三个知道这些秘密。由于没有了凭据，只靠我们说，人家不会相信，只当是在作幻想故事。”

我听得他这样讲，自然而然缓缓摇着头——我的意思是：单凭你说，怎知道你是不是把所知的全都说了出来，靠不住之至。

铁天音的神情有点狡猾，他道：“卫叔，你只好相信我，我会把一切全告诉你。”

铁旦在这时候，向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由一个秘密牵出来的另一个大秘密，十二天官也不知道，铁天音自然也不知道，铁旦在示意我不必多说。

可是铁天音已说了出来：“爸，真正到现在还在起作用的大秘密，是‘扬州的那一个’——我才和他见过面来。”

铁天音的话，当真是一次比一次令人吃惊，堪称高潮叠起。

我和他老子一起瞪着他，他老子还一面在大摇其头，表示他说的话匪夷所思。

铁天音解释：“要循正路去见他，当然至少也得一年半载的安排，而且也不一定见得着。”

铁旦闷哼：“难道还有什么小路？”

这一次，连我也笑了起来，铁天音拍着他父亲的手背：“不叫小路，叫‘走后门’。”

铁旦闭上眼睛，长叹一声。他这个大将军，自然是想到了当年，打天下的时候，纪律是何等严谨，可是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以致不必多久，就形成了如今这样的局面。

铁天音又道：“也可以称之为地下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四通八达，通行无阻，上达天庭，下到乡村，无往不利。爸，我占了是铁大将军儿子的便宜——”

铁旦一挥手：“胡说什么，我早早无谋无勇，无权无势了。”

铁天音笑了起来：“人类行为之中，也还有一些，值得称颂的，其中有一项叫念旧——”

铁旦听到这里，皱了皱眉，神情不以为然得有点厌恶。可是铁天音不理睬他，在自顾自道：“还记得以前警卫连长的那个孩子吗？比我大两岁，不论春夏秋冬，都拖着鼻涕的？”

铁旦神情木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铁天音续道：“现在凭着他父亲是一个军区的司令，他抖了起来了，非常吃得开，我一找到了他，就和地下网络拉上关系了。”

他说到这里，打了一个“哈哈”：“通过一个将军的儿子就可以认识一个部长的女儿，然后又是什么顾问的女婿，一个关系接驳另一个，我放出去的声气是，我要见这个目标，我是铁大将军的儿子，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医生，和神秘的勒曼医院有联系，见了我，有太大的好处。”

铁旦问：“什么是神秘的勒曼医院？”

我听得铁天音那么说，暗中点头，知道他这样做，确然可以达到目的。

对于铁旦的那个问题，我道：“等一会再告诉你。”

同时，我知道，虽然闭塞落后，但作为最高层，对勒曼医院亦是知道的。而且，根据原振侠医生的叙述，他还居中和最高层的一个老人作过“交易”，以“年轻二十年的身体”，换取了两个身分特殊之极的女孩子的自由，过程十分不可思议。

铁天音若是打着“神秘的勒曼医院”的招牌，自然可以见到他想要见的人。

铁天音说到这里，又大笑了起来：“我本来是姑且试一试的——”

我不等讲完，就道：“你会发现，很容易成功。”

铁天音道：“是，太容易了，那些老人和半老人，对自己生命的热爱，超越了一切——”

铁旦沉声道：“有人不热爱自己生命的吗？”

铁天音没有反驳：“我先见了几个老人，终于见到了他，我要见他的目的，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已知自己的来历。”

铁旦喃喃地道：“他早知道了。”

铁天音点头：“其实知不知道，对别人来说，并无关系，真不

明白为什么不公开，我去，就是威胁他，要公开这个秘密。”

我和铁旦两人，面面相觑，因为铁天音的话，越说越奇，简直难以想像——他竟然用这个大秘密去威胁人，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铁旦一脸疑惑之极的神色，伸手指着他，说不出话来。

铁天音吸了一口气：“我要他运用权力，把几个人自监狱中放出来。”

他这句话一出口，我和铁旦都明白了。我立时伸手，轻拍他的肩头，两人交换眼色，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二、施异术召来了金甲神

本来，我对于小铁的行为，很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明白了他居然有这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想图谋什么。而他这样做，行动之际，也犯了大不韪，有相当程度的危险。

他冒险去行事，当然是义行，这就令人肃然起敬，我自然再也不会对他心存芥蒂了。

我喝了一口酒：“当然没有成功。”

当然没有成功——因为那几个人，若是从监狱中出来了，是世界性的新闻。

铁旦也不由自主欠了欠身子，不但不以为然的神情一扫而空，而且喜悦之情满溢，早已不问世事的他也大感兴趣：“经过的情形怎样？”

铁天音神情有点尴尬：“我一提出来，他就哈哈大笑，说了几句话，令我不知所措。他说‘你以为我是领袖吗？不错，我是他的儿子，现在也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和领袖大不相同，我是什么？放人？哈哈，你去向全世界公布好了。’我看到他说那几句话时的神情，也知道自己打错算盘了。”

铁旦也为之失望：“他才想你公布，一定是那几个老人家不同意，你还拿那个去威胁他。”

铁天音叹了一口气：“他以为那秘密一定是爸告诉我的，我也没

有和他多说，反正在内部，那不是什么大秘密，整件事，也告一段落了。”

我大叫一声：“你倒说得轻松，十二天官的记录怎么说？”

铁旦转动轮椅，也望向铁天音，铁天音的神情很平静：“爸，和你有关的部分，全是你的亲身经历，没有别的，你还想再听一遍？”

我早已说过，铁天音是一个很工心计的人，看来铁旦行军布阵，兵不厌诈的本领，全都通过了遗传，到了铁天音的身上，可是铁天音又没有会把这些本事用在战场上，所以就只用在日常生活上了。

他那时对铁旦讲的那段话，讲的时候，连眼睛都不多眨一下，但是我却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真正用意是，也根本不想把那一段经历说给他父亲听，所以才故意这样说，使他父亲不想再经历一次苦痛的回忆，而自动放弃。

我刚在想：铁旦容易上当，我可没那么容易。铁旦已经长叹一声：“既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确然不想听了。刚才向你卫叔说了一遍往事，人就像老了十年……我说的那些，你如果想知道，问你卫叔吧。”

铁天音立时向我望来，目光大具深意。我回以微笑和同样的目光，意思很明白：“你也无法再要你父亲把往事说一遍，所以，你如果把你所知的全告诉我，我也会把所知的告诉你。”

铁天音显然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和聪明人打交道，有时真是赏心乐事。他也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在这些小动作的过程中，他甚至没有半秒钟停止过讲话，他连呼吸也没有任何阻滞地继续着：“十二天官各有绝学，而且是真本领，真材实学，不单是武术的造诣高，而且在异术上，也有非凡的成就。”

这一点，我在十二天官的记录之中，也有深切的体会，铁旦却有点不明白：“异术？难道他们还会法术？”我和铁天音，都不